



资源开发与市场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ISSN 1005-8141, CN 51-1448/N

《资源开发与市场》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全域旅游背景下福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异及成因
作者：陈雨芬，浩飞龙，于婷婷
网络首发日期：2020-08-05
引用格式：陈雨芬，浩飞龙，于婷婷. 全域旅游背景下福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异及成因. 资源开发与市场.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51.1448.N.20200804.1732.030.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全域旅游背景下福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异及成因

陈雨芬¹，浩飞龙¹，于婷婷²

(1.东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基于福州市市域休闲旅游资源兴趣点 POI 数据，分析福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异特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福州市休闲旅游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显著，呈现多中心的分布形态，市中心及周边区域形成休闲旅游资源的热点区，外围区域相对分散。②全域范围内各乡镇专业化休闲旅游空间差异显著，部分乡镇比较优势突出。③各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集聚表现有所不同，随空间尺度范围增大，各类型总体呈现单峰式的集聚分布，集聚程度先增后减。④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发展差异主要受城镇化发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等因素影响。

关键词：全域旅游；休闲旅游资源；空间集聚；POI 数据；地理探测器；福州市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Fuzhou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ll-for-one Tourism

CHEN Yu-fen¹, HAO Fei-long¹, YU Ting-ting²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tourism, a reasonable spatial pattern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took an important rol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leisure tourism POI data in the city area of Fuzhou, 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Fuzhou, and proposed further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current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 space patter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was discussed in detail using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Ripley's K function, Location Entropy Analysis and Geodetec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re was a remarkabl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tourism with multi-center shap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city center formed a hot spot for leisure tourism. ② All type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city had a single-peak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The scale of selection of natural recreation type and entertainment and recreation type wa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range of cultural leisure type and special leisure type was relatively large. ③ The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of leisure tourism in all towns and towns across the city was important. It was a good chance to develop special leisure agricultural tourism projects such as hot spring experience, ancient town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so on. ④ It wa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mprove the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around important attractions, rationalize the city's leisure tourism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cultivate multiple city-level tourism growth space.

Key words: all-for-one tourism; leisure tourism space; spatial agglomeration; POI; Geodetector; Fuzhou city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对于闲暇时光中的具体活动形式有了更高质量的要求，旅游成为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手段。全域旅游是指各行业积极融入，各部门齐抓共管，居民共同参与，充分利用目的地全部吸引物要素，为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体验产品以满足游客的全方位体验需求的一种模式^[1]。2018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做出了新的部署，全域旅游建设已成为当下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域旅游背景下，人们不仅追求在旅游景点的观光游览，而且越发重视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休闲体验，这使得休闲旅游与全域旅游战略之间产生了紧密的关联。休闲旅游是休闲与旅游活动的结合，是人们为了调节和愉悦身心、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利用闲暇时间所从事的闲适状态的活动^[2]。休闲旅游同样重视游客在单纯的观光旅游基础上所开展的休闲活动，重视旅游地相关产业的配套与完善，是全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53、41901143）。

第一作者简介：陈雨芬（1998-），女，福建省福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与旅游规划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浩飞龙（1989-），男，甘肃省庆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研究。

域旅游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国外学者对休闲旅游的概念解释较为宽泛,所谓的“leisure tourism”包括了观光旅游、度假旅游在内的一切非事务性目的的旅游活动^[3]。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休闲旅游行为动机^[4,5]、休闲旅游产业开发和效应^[6]、休闲旅游可持续发展^[7]等方面,有较强的实践背景。国内学者对休闲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休闲旅游资源开发与布局^[8,9]、休闲旅游产业发展^[10]、旅游经济空间分异^[11]、休闲旅游行为及需求^[12]等方面,尤其对休闲农业旅游保持较高的关注度。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游记文本、POI (Point of Interest) 数据等地理空间大数据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区域研究^[13,14]。其中,POI 数据具有数据量大、识别精度高、易于获取、覆盖面广等特点,在产业空间格局、生活服务实施分布、城市功能区识别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应用^[15,16],这从另一个视角为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布局的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体来看,国内外有关休闲旅游的研究已具有一定规模,研究对象包括了城市、乡村、交通、山河湖海等在内的多种人文与自然要素;研究尺度跨越村镇、县市、省域乃至地区与国家。但整体来看,对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量化比较研究仍关注不足,且鲜有从全域视角对微观乡镇尺度旅游资源布局的系统性研究。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城市,是一座自然景观丰富,人文底蕴厚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2018年6月,福州市政府首次出台全域旅游发展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发展全域旅游,将福州建设成国际国内重要的休闲、养生、度假旅游目的地。然而,目前对福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开展空间分析的研究鲜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全域旅游的大背景出发,以福州市市域休闲旅游资源POI 数据为基础,从微观乡镇尺度,识别全市总体和各类别的休闲旅游资源分布中心,分析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布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结合福州市全域旅游发展计划,对现有休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提出优化建议,以期为我国城市尺度下全域旅游的推进和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以福州市市域作为研究区域,包括福州6个市辖区、1个县级市、6个县,总面积11968km² (图1)。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东部的闽江口,与台湾省隔海相望,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港口商贸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福州市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兼备,且颇具特色,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海峡西岸旅游胜地。旅游业正在逐渐成为福州市第三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2018年福州市全年累计接待游客人数达8233.31万人次,同比增长22.2%;实现旅游总收入1170.38亿元,同比增长33.2%。独具福州特色的“闽都文化、温泉养生、清新生态、滨海度假”四大旅游品牌已初步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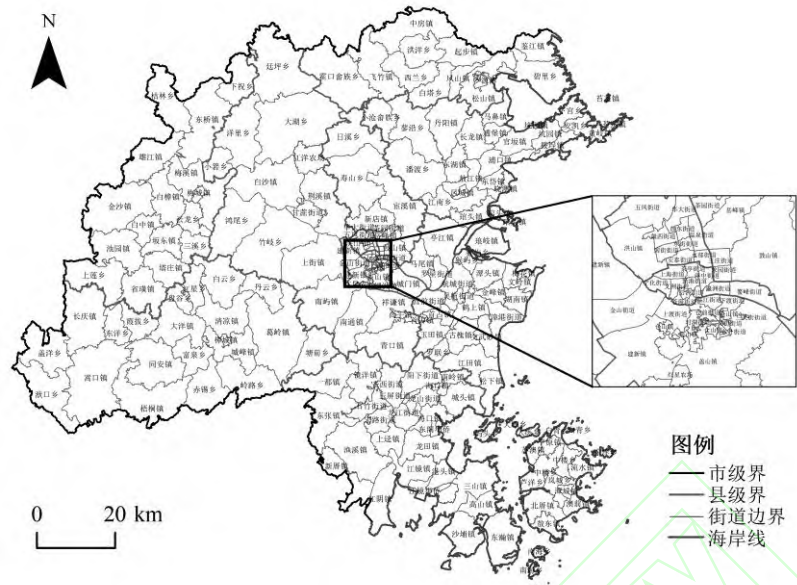


图 1 福州市街道分界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所用 POI 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平台，获取时间为 2018 年 3 月。根据研究内容，对初始数据进行纠偏、清洗。首先从风景名胜、餐饮、购物、体育休闲服务、医疗保健服务、住宿服务六大类 POI 数据中提取与休闲旅游资源相关数据，并将属同一景区资源数据合并。其次，对明显不符合休闲旅游特征的数据予以剔除。参考黄震方等^[2]研究将整理后的数据划分为自然游憩、文化休闲、康娱游憩、专项休闲 4 大类，15 亚类（表 1），共计 9571 个休闲旅游点数据（图 2）。

表 1 福州市休闲旅游点数据分类体系及比重

主类（数量）	亚类	POI 典型示例	POI 数量（个）	比例（%）
自然游憩类（361）	地文景观类	白云洞、天门山等；	103	1.08
	生物休闲类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福州动物园等；	40	0.42
	水域休闲类	南澳海滩、十八重溪、坛南湾等；	86	0.90
	自然综合类	鼓山风景区、青云山风景区、贵安温泉旅游度假区等；	132	1.38
文化休闲类（2081）	历史遗产类	镇海楼、天后宫、泛船浦教堂等；	1622	16.95
	人文活动类	林觉民故居、吴石故居、林森故居等；	206	2.15
	人文综合类	三坊七巷景区、宏琳厝等；	55	0.57
	文化场馆类	林则徐纪念馆、福建省县石山遗址博物馆等；	198	2.07
康娱游憩类（6765）	保健疗养类	金鸡山温泉疗养院、泰普体检中心等；	284	2.97
	餐饮休闲类	同利肉燕、永和鱼丸、没牙伯花生汤等；	4896	51.15
	公共游憩类	江滨公园、五一广场、温泉公园等；	414	4.33
	购物休闲类	大润发、天虹百货、大洋百货等；	255	2.66
	体育健身类	福建省游泳馆、登云阳光高尔夫球场等；	391	4.09
	娱乐休闲类	贵安欢乐世界、福州大众电影院、芳华剧院等；	525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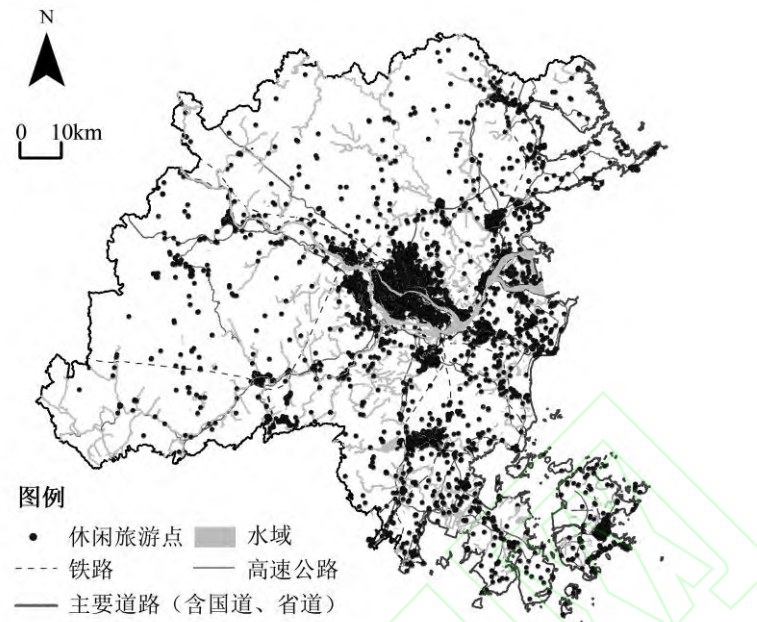


图2 福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分布

1.3 研究方法

核密度估计法。核密度估计法能够利用数据样本的空间属性研究数据的空间分布特征^[17], 反映要素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计算公式为:

$$f(s) = \sum_{i=1}^n \frac{1}{h^2} k\left(\frac{s - c_i}{h}\right) \dots\dots\dots (1)$$

式中, $f(s)$ 为空间位置 s 处的核密度计算函数; k 函数为空间权重函数; h 为距离衰减阈值; n 为与位置 s 的距离小于或等于 h 的要素点数。通过综合考虑休闲旅游点的平均影响范围及其空间分布的离散程度, 选择 1500m 的距离阈值进行分析。

Ripley's K 函数。点要素的分布模式可能随着空间观测尺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Ripley's K 函数能够对空间点要素进行不同距离的聚类程度分析, 得到不同空间尺度范围下空间点要素的分布特征与模式^[17]。计算公式为:

$$K(d) = A \sum_{i=1}^n \sum_{j=1}^n \frac{w_{ij}(d)}{n^2} \dots\dots\dots (2)$$

式中, A 为研究区域面积; n 为各类休闲旅游点数据的数量; d 为距离阈值; $w_{ij}(d)$ 为在距离 d 范围内, 休闲旅游点 i 与休闲旅游点 j 之间的距离。

地理探测器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及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18]。其中的因子探测器能够通过比较特定指标在不同类别分区与整个研究区域的总方差, 以检测某种地理因素是否为形成该指标值空间分布差异的原因。计算公式为:

$$q_{D,H} = 1 - \frac{1}{n \sigma_H^2} \sum_{i=1}^m n_{D,i} \sigma_{H_{D,i}}^2 \dots\dots\dots (3)$$

式中， D 为影响因子； H 为面积指标； $q_{D,H}$ 为 D 对 H 的解释力； n 和 σ^2 分别为休闲旅游点整体样本个数和方差； m 为某种因子的分类个数； $n_{D,i}$ 为 D 指标在 i 类上样本的个数。取值范围为 $[0,1]$ ， $q_{D,H}$ 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因子对休闲旅游点的空间布局影响越大。

2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异格局

2.1 休闲旅游资源分布形态特征

最近邻指数 (NNI) 常用于判断点要素是集聚还是扩散分布。通过 NNI 指数计算，得到福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的 NNI 指数为 0.282，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福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整体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进一步运用核密度法对休闲旅游资源的分布形态特征进行分析，福州市休闲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鼓楼区和台江区，形成以“三坊七巷”为主的高密度核心空间，该区域是福州市历史最为悠久、休闲旅游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次级较高密度空间主要分布在长乐区与马尾区交界处，连江县、平潭县、福清市行政驻地附近，这些区域人文活动、历史文化遗产类资源较为丰富，留存的文化遗产也较多，且大多资源在城镇区域分布，中心城镇外围旅游资源分布相对分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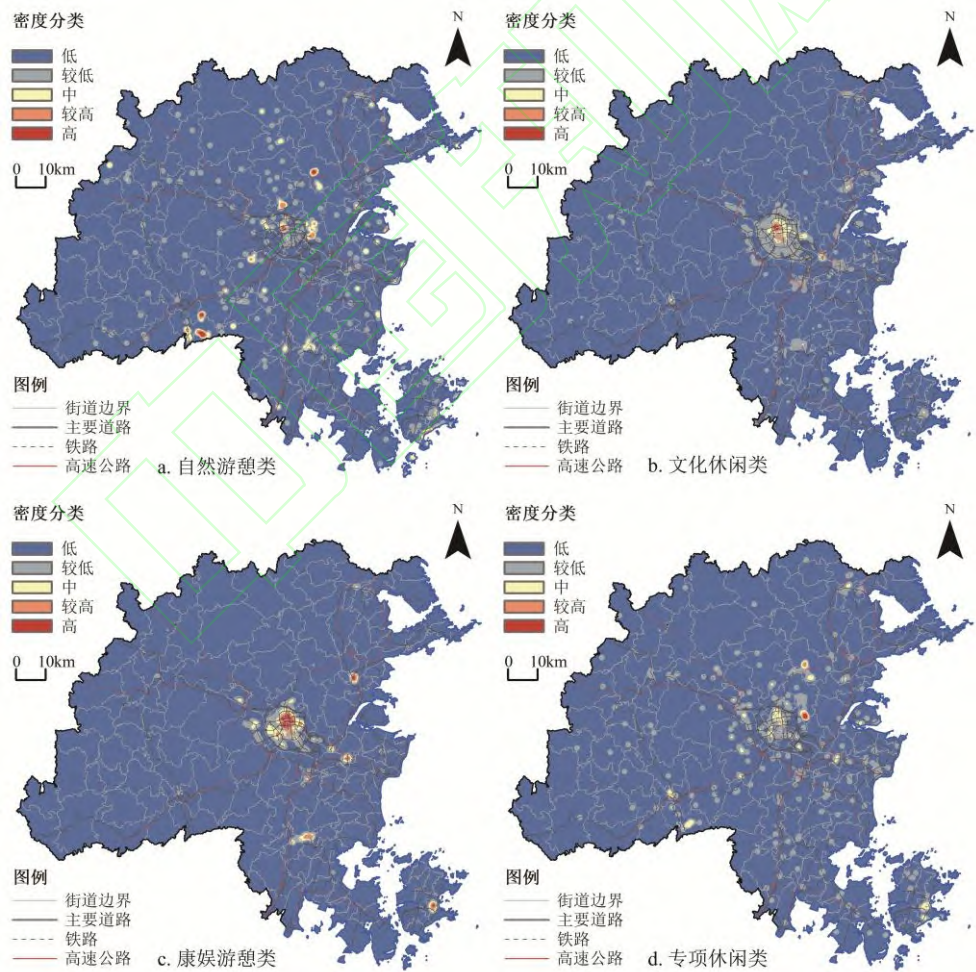


图3 福州市休闲旅游点密度分布

进一步从各类别来看，不同类型的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图3）。自然游憩、文化休闲、康娱乐游憩、专项休闲四大类的休闲旅游资源的 NNI 指数分别为 0.548、0.418、

0.171、0.555，均小于 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四类休闲旅游资源都呈现出显著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康娱游憩类资源占比较大，且多属于居民日常生活性旅游休闲，其集聚程度最高，主要集中分布于福州市中心城区。自然游憩类受自然风景、山川河流分布的原因，多分散布局于区域环境中，集聚程度相对较弱；而专项休闲类主要以生态农庄和主题度假酒店为主，较多分布于中心城区之外，多分散布局，集聚程度最低。文化休闲类资源与居民活动关联较大，显著聚集于中心城区及各县、区城镇中心区域。整体来看，福州市的休闲旅游空间具有多中心的形态分布特征，在城市中心区和周边区县城镇中心密集分布，且规模较大；在外围区有零星集聚中心存在，但规模相对较小。

2.2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专业化特征

区位熵（Q）常用于分析区域主导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从街道（乡/镇）尺度出发，分析全域旅游背景下不同街道（乡/镇）各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地域专业化程度。结果显示，全域范围内各乡镇专业化休闲旅游空间差异显著，部分乡镇比较优势突出，形成了有显著优势的集中区域（ $Q>2$ ），其多样化的发展差异有助于开发特色休闲旅游项目（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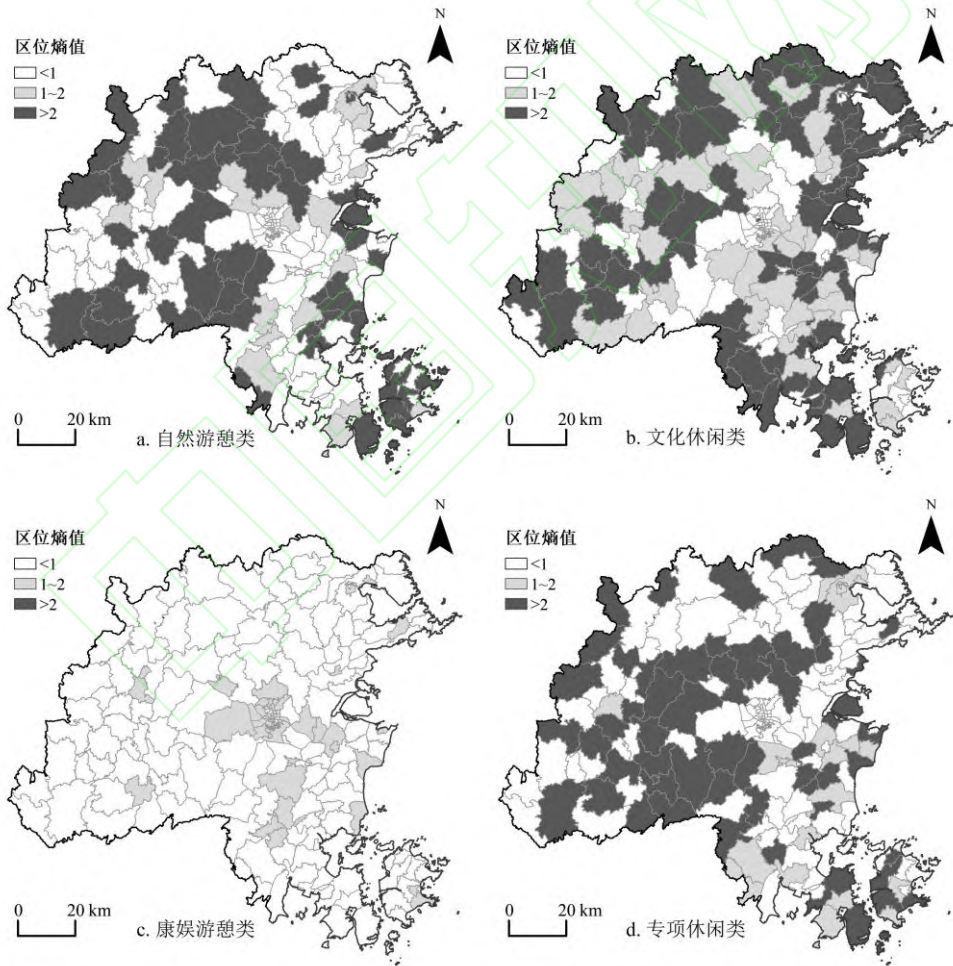


图 4 福州市各街道（乡/镇）单元休闲旅游点区位商分布

从各类型资源来看，除康娱游憩类资源外，其他三者均形成了显著优势区域。自然游憩类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单元主要集中于山、河、海等自然资源密集处，主要分布于永泰县与闽侯县交界地带，闽侯县北部及两侧与晋安区、福清市交界地带，以及沿海地带；优势乡镇如岭路乡、葛岭镇、南通镇、南屿镇、塘前乡、琅岐镇等。文化休闲类以历史遗产类为主，专

业化水平较高的街道多且分布广泛，充分反映了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其最主要分布在罗源湾地区、永泰县嵩口镇一带、福清市与莆田市交界处及沿海一带，主要乡镇如马鼻镇、松山镇等。康娱游憩类总体专业化水平不高，有比较优势的乡镇主要分布在福州市中心城区，以及福清市中心区域，如玉屏街道、音西街道、宏路街道等；这些街道为各区域的发展 centers，康娱游憩类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已有一定的时间，相关设施配备较为全面，但总体质量和数量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专项休闲类主要为产业休闲类，以农场、生态园及度假酒店为主，优势乡镇包括永泰县东南部葛岭镇城峰镇，闽侯县中部白沙镇等地。

2.3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区位选择特征

Ripley's K 函数计算结果显示，在 99%置信度下，各类型旅游资源的空间集聚特征均比较显著（图 5），在 60km 的观测范围内，自然游憩、文化休闲、康娱游憩、专项休闲类 Diff K 均呈现出单峰特征，说明随着观测距离的增加，其集聚程度表现出了先增后减的特征。从峰值出现的距离看，康娱游憩类、自然游憩类、文化休闲类、专项休闲类旅游资源出现峰值的距离依次为 12km、12km、18km、21km，说明专项休闲资源空间分布最为分散，其区位选择的尺度范围最大；文化休闲类资源次之，康娱游憩类、自然游憩类出现峰值的距离最小，可以看出康娱游憩类、自然游憩类资源空间分布相对比较集聚，区位选择的尺度范围较小，在 12km 范围处其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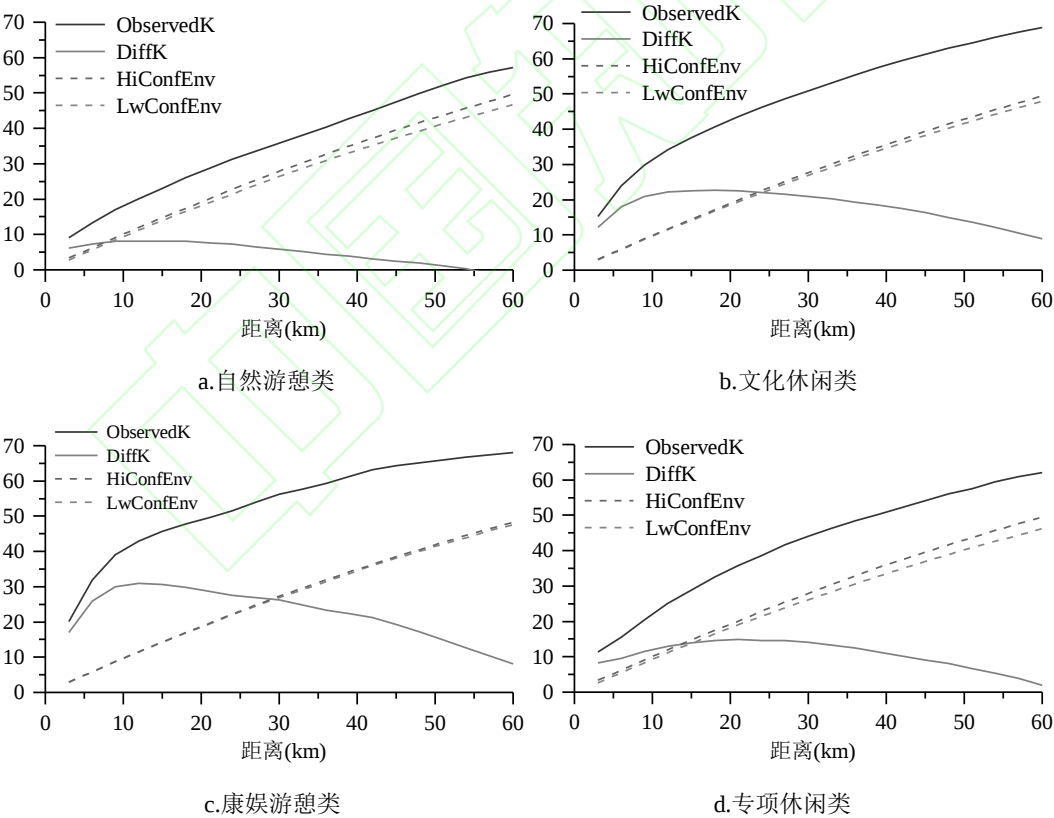


图 5 福州市休闲旅游点 Ripley's K 函数分析

从各休闲旅游资源自身特征来看，康娱游憩类对区位选择要求较高，城市中心的消费能力较强，在现阶段分布仍然倾向于中心城区布局。自然游憩类空间分布特征差异较大，由于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随空间观测尺度扩大，其分布更加离散化，且分布与自然环境和人为后期的开发建设密切相关。从其空间分布来看，城镇区域附近人工开发类资源分布较多，

多以城郊型的短期休闲旅游资源为主，故自然游憩类在一定尺度内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征。文化休闲类资源分布受自身数量、历史原因的影响，多布局于城镇中心区域，福州市中心及外围城镇区域均有布局。专项休闲类旅游资源主要包括休闲农庄和度假酒店，分布上与自然游憩类有相似之处，受人工开发与区域政策影响，其空间分布范围较为广泛，区位选择的尺度范围也较大。

3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3.1 影响因素选择

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用于精神需求、满足享乐的开支不断增加，旅游业总体规模将不断壮大。从休闲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来看，休闲意识的增强与居民观念的转变使得居民休闲旅游的需求不断增加，国家节假日制度改革和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也为居民旅游创造了条件；经济快速发展与居民收入的增加奠定了旅游业快速发展的经济基础，使得居民有能力参与旅游休闲。综合以往的研究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综合考虑休闲旅游点分布的空间属性，选取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第三产业比重、城镇化率、人口密度等变量作为影响休闲旅游空间格局的因子（表 2），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测各因素对休闲旅游空间格局的影响程度，并分析休闲旅游空间特征成因。

表 2 2017 年福州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行政辖区	人均 GDP (元)	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人均消费 (元)	第三产业比重 (%)	城镇化率 (%)	人口密度 (人/km ²)
鼓楼区	195957	48091	32680	84	100.0	21552
台江区	90212	44381	29862	80	100.0	31907
仓山区	68255	37797	25746	48	100.0	5666
晋安区	74680	41357	27706	66	99.5	1571
马尾区	191199	45152	30712	41	74.8	1048
长乐区	102112	42304	27401	30	51.6	1017
福清市	76475	41585	28109	40	50.7	785
闽侯县	78884	38445	24421	36	56.0	336
连江县	73566	33593	21719	27	46.1	530
罗源县	106769	30295	19530	22	45.5	194
闽清县	69553	28955	19104	37	40.4	161
永泰县	65558	28562	18595	33	41.3	114
平潭县	50850	35738	23543	56	48.4	1135

3.2 影响程度分析

自变量 X 对属性 Y 的解释程度可以用 q 值表示，q 值越大则 X 对 Y 的解释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地理探测器得到结果如表所示（表 3），按照 6 个影响因子对休闲旅游点空间格局的影响力，将 q 值强弱依次排序如下：城镇化率（78.76%）>可支配收入（65.96%）>人口密度（61.19%）>人均消费（51.69%）>第三产业比重（26.41%）>人均 GDP（15.21%）。由此可见，对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起主要解释作用的是休闲旅游资源所在县级行政单位的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人均消费水平指标；而第三产业比重、人均 GDP 对其空间布局影响相对较弱。

表 3 各影响因子 q 值

各影响因子 q 值	均值	q 值/
因变量(Y)		
区（县）休闲旅游点数量	736 个	
自变量(X)		
城镇化率	65.7（%）	0.7876
人均可支配收入	38173（元）	0.6596
人口密度	5078（人/km ² ）	0.6119
人均消费	25318（元）	0.5169
第三产业比重	46（%）	0.2641
人均 GDP	95698（元）	0.1521

城镇化对休闲旅游发展具有相互协调作用，二者不是完全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城镇数量的增加，还包括城镇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都基于经济迅速的增长。城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基础设施的完善、精神文明生活层次的提高，从而促进人们对于休闲旅游需求的增加；休闲设施的建设也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另一方面来看，快速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加快了居民的工作、生活节奏，也使得人们从心理与生理上迫切需要旅游休闲进行放松。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促进休闲旅游活动频次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基于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可支配收入的显著提升也带来了人均消费的增长，相对于城镇化率而言，可支配收入更直接反映了居民自身的物质生活状况，决定了居民的消费结构水平。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满足食品支出后还有较大剩余时，其通常也愿意进行休闲娱乐、康娱游憩等的行动。福州市的人均 GDP 持续增加，但其对于促进休闲旅游作用相对较弱；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的显著增加，是促进居民休闲旅游活动，推动休闲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

人口密度反映了休闲旅游地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也是休闲旅游活动的客观基础。观察福州市县级行政单位人口密度和县级行政单位内休闲旅游资源的数量分布，可以发现，人口密度越大区县，其所在的区域休闲旅游资源越多。福州市是具有 2200 余年历史的城市，由于较好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早期居民便一直生活在福州盆地闽江北岸，也就是现在的鼓楼区一带；之后随着城市的扩张、行政区划的改革，才逐渐发展至现在的规模，人口高密度区域，人类活动的历史文化遗迹也相对较多。对于大部分的福州市地域而言，不同县级行政单位的人口密度直接反映了历史发展情况，发展历史越久，相对而言其人口基础越好，经济发展越稳定，旅游休闲的基础与需求也相对较强。

4 结论与讨论

福州市具有发展全域旅游的独特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发展全域旅游是拉动福州市经济发展，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基于全域旅游的背景，论文分析了福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特征，并探讨了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福州市休闲旅游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显著，具有多中心的分布形态特征；在城市中心区和周边县城镇中心密集分布，且规模较大；在外围区有零星集聚中心存在，但规模相对较小。②福

州市各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集聚表现有所不同,但总体都呈现单峰式的集聚分布;专项休闲资源空间分布最为分散,其区位选择的尺度范围最大;文化休闲类资源次之,康娱游憩类对区位选择要求较高,空间集聚的尺度范围较小,自然游憩类出现峰值的距离最小。③福州市各乡镇的专业化休闲旅游空间差异显著,其多样化的发展优势差异,有助于开发如温泉体验、古厝文化体验等具有当地特色的休闲旅游项目,打造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新增长点。④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起主要解释作用的是休闲旅游资源所在县级行政单位的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人均消费水平,可见现阶段经济发展仍然是促进休闲旅游的重要因素。

整体来看,本文从全域旅游的视角,选择典型旅游型城市福州市,对整个市域范围内的所有休闲旅游资源进行了系统的量化研究,并比较了不同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区位选择的差异,为福州市开展全域旅游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获取的互联网地图 POI 数据,对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情况提供了更为精细的认知,使得论文能够在微观乡镇/街道尺度探讨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进一步深化了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理论认识。

结合上述结论,对福州市休闲旅游发展提出如下建议:①进一步强化核心景点周边休闲旅游配套设施,加强其与周边旅游资源的空间联系,以进一步丰富休闲旅游内容,延长游客休闲游览时间;强化文化休闲类资源间的关系,注重人文历史类资源游览的连续性。②发挥乡镇休闲旅游专业化特色,从各乡镇旅游资源专业化发展水平来看,优势资源乡镇空间多样性较好,其传统的特色文化、生态资源有助于形成全域联动的多样化旅游结构。③合理化福州市休闲旅游等级结构,在中心城区外围培养多个市级旅游增长空间,强化核心区旅游资源与外围资源的空间联动。论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国家对于休闲旅游资源的分类没有明确的标准,各类旅游资源的分类之间存在着一定概念上的模糊和相交,如何完善休闲旅游资源的定量化评价体系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其次,休闲旅游资源的消费人群包括了当地和外地的游客,针对不同类型的游客,其在休闲旅游过程中的精神、物质需求也会有所不同,而当前对于本地游客和外地游客的消费偏好差异等还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厉新建,张凌云,崔莉.全域旅游: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J].人文地理,2013,28(3):130-134.
- [2] 黄震方,祝晔,袁林旺,等.休闲旅游资源的内涵、分类与评价——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J].地理研究,2011,30(9):1543-1553.
- [3] 陈永昶,郭净,徐虹.休闲旅游——国内外研究现状、差异与内涵解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4,30(6):94-98.
- [4] Heung V,Qu H,Chu 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cation Factors and Socio-demographic and Travelling Characteristics: The Case of Japanese Leisure Travellers[J].Tourism Management,2001,22(3):259-269.
- [5] Chang S, Gibson HJ.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our Concepts (involvement, commitment, loyalty, and habit) and Consistency in Behavior across Leisure and Tourism[J].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5,13(1):41-50.
- [6] Rainer G.Constructing Globalized Spaces of Tourism and Leisure: Political Ecologies of the Salta Wine Rout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6,43(2):104-117.
- [7] Klein V S.Framework Model to Assess Leisure and Tourism Sustainability[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9,17(4):447-454.
- [8] 吴春涛,李隆杰,何小禾,等.长江经济带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及演变[J].资源科学,2018,40(6):1196-1208.
- [9] 覃业银.都市近郊特色小镇休闲旅游开发研究——以长沙靖港古镇为例[J].经济地理,2011,31(2):346-349.
- [10] 翁钢民,杨绣坤.河北省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城市群竞合研究[J].人文地理,2012,27(4):143-146.
- [11] 王新越,孟繁卿,朱文亮.我国热门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的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39(2):76-81.
- [12] 王莹,徐东亚.新假日制度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在杭休闲旅游者的调查[J].旅游学刊,2009,24(7):48-52.
- [13] 李照航,郭风华,李仁杰,等.大量网络游记文本中热度地名提取方法与实证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5,31(1):68-73.
- [14] 陈蔚珊,柳林,梁育填.基于POI数据的广州零售商业中心热点识别与业态集聚特征分析[J].地理研究,2016,35(4):703-716.
- [15] 李维维,陈田,马晓龙.西安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热点特征及形成机制[J].地理科学,2020,40(3):437-446.

- [16] Li Yunyun,Liu Haiyang,Wang ling-en.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Catering Industry in a Tourist City: Taking Lahsa City as a Case[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20,11(2):191-205.(待查)
- [17] 王士君, 浩飞龙, 姜丽丽. 长春市大型商业网点的区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5, 70(6): 893-905.
- [18]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

